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

情梦柝 八洞天

Qing Meng Tuo Ba Dong Tian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

《情梦柝》是一部世情小说，并无淫亵秽语，或因有男女之情的描写而遭禁。《八洞天》是一部清代的短篇小说集，徐述夔因涉清朝吕留良文字狱案，被剖棺戮尸，其诗稿、著作一律焚毁，这部小说自然也不能幸免。

时代文艺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情梦柝◉八洞天

Qing Meng Tuo Ba Dong Tian

笔蘸风雨说事态炎凉
描不尽三教九流众生相
思凝血泪述人情冷暖
写不完男男女女人间事

ISBN 7-5387-1776-5

9 787538 717761 >

ISBN 7-5387-1776-5/I·1681

全套共20册（总定价：536.00元）

中国禁毁小说百部

才子佳人禁毁小说系列

情梦柝◎八洞天

Qing Meng Tuo Ba Dong Tian

清◎安阳酒民
清◎徐述夔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才子佳人卷.3/杨娜主编.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8
ISBN 7-5387-1776-5

Ⅰ.中… Ⅱ.杨… Ⅲ.①古典小说—作品集—中国 ②禁书—中国—古代—选集 Ⅳ.1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6138 号

中国禁毁小说精选百部·才子佳人（三）

作　　者：[清]雪樵主人
丛书主编：杨　娜
责任编辑：姚家余
责任校对：姚家余
装帧设计：小曼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6464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长春市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4316 千字
印　　张：210 印张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
印　　次：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5387-1776-5/I·1681
定　　价：536.00元（全套共20册）单册：26.80 元

目 录

第一回 观胜会游憩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 …… (1)

第二回 小秀才改扮书童 老婆子拿板券保 …… (8)

第三回 楚卿假赠鹿葱簪 衾儿错认鸳鸯谱 …… (15)

第四回 没奈何押盘随轿 有机变考古征诗 …… (21)

第五回 题画扇当面挑情 换蓝鱼痴心解珮 …… (2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六回 沈夫人打草惊蛇 俞县尹执柯泣凤 …… (35)

第七回 守钱虏烧作烂虾蟆 滥淫妇断配群花子 …… (41)

第八回 村学究山舍做歪诗 富监生茶坊传喜信 …… (52)

第九回 费功夫严于择婿 空跋涉只是投诗 …… (59)

第十回 端阳哭别娘离女 秋夜欣逢弟会兄 …… (66)

第十一回 丧良心酒鬼卖甥 报深恩美婢救主 …… (72)

第十二回 有钱时醉汉偏醒 遇难处金蝉脱壳 …… (79)

第十三回 贞且烈掷簪断义 负淑女二载幽期 …… (90)

第十四回 刚而正赠妇无淫 哄新郎一时逃走 …… (97)

第十五回 错里错二美求婚 误中误终藏醋意 …… (102)

第十六回 是不是两生叙旧 喜相逢熬煞春心 …… (109)

第十七回 贴试录惊骇岳母 送灯笼急坏丈人 …… (117)

第十八回 戏新妇吉席自招磨 为情郎舟中多吃醋 …… (124)

第十九回 假报仇衾儿难新郎 真掉包若素寻夫婿 …… (129)

第二十回 醒尘梦轩庭合笑 联鸳被鱼水同谐 …… (136)

卷之一

第一回

观胜会游翫梵宫
看娇娃奔驰城市

词曰：

韶光易老，莫辜负眼前花鸟。从来人算何时了，批古评今，感慨知多少？贪财好色常颠倒，试看天报如眷稿。却教守拙偏酬巧，拈出新编，满砌生春草。

——《醉落魂》

这首词，是说万事不由人计较，一生都是命安排。谁不愿玉食锦衣，娇妻美妾，哪晓得才出娘胎，苦乐穷通，已经停停安安注定，不容人矫揉造作。惟君子能造命，惟积德可回天。比如一棵树，培植得好，自然根枝茂盛，开花结果，生种不绝；若做宋人揠苗，非徒无益，反加害矣。昔王敦图贵而优辜，季伦拥赀而致死，天子不能救臣之饿，谋臣不能保霸王之刎，莫非命也。就是有福气的，也要知止知足，不可享尽。玉树后庭花遽谢，馆娃宫里顿成灰。谁许你恣情酒色么？若依得人算，文王不囚于羑里，孔明不悲于五丈原，邵康节老头儿用不着土馒头了。大抵乾坤似一间屋，日月像孪篮大两面镜，一

天星斗，又如许多小镜，远近上下，处处挂着。人在中间像一个蜘蛛，这里牵丝结网，镜里也牵丝结网；这里捉缚蚊虫，镜里也捉缚蚊虫。闪过西边，东边的照着，藏在底下，上面的照着，才一举动，处处镜子里面，都替你记账。真是毫发不爽，报应分明。故作善降百祥，作恶降百殃，如藤缠树一般。

在下今日却不说因果，类叹佛偈尼姑；也不说积德，类讲乡约里老，只说个心术。若说到心术，看官们又嫌头巾气，恐怕道隐衷，对着暗病，就要掩卷打盹，取去□□□□□□了。不如原说个“情”字。心如种谷生出芽，是性；爱和风甘雨，怕烈日严霜，是情。今人争名夺利，恋酒贪花，哪一件不是情？但情之出于心，正者自享悠然之福；不正者就有揠苗之结局。若迷而不悟，任情做出，一如长夜漫漫，沉酣睡境，哪个肯与你做冤家，当头一喝，击柝数声，唤醒尘梦耶？此刻乐而不淫，怨而不怒，贞而不谅，哀而不伤，多情才子，具一副刚肠侠骨，持正无私；几个佳人，做一处守经行权，冰霜节操。其间又美恶相形、妍媸各别，以见心术之不可不端，所以名为《情梦柝》。绝古板的主意，绝风骚的文章，句句妩辞雅谑，一段幽情，令观者会心自远，听我说来。

崇祯年间，河南归德府鹿邑县地方，有一秀士，姓胡名玮，字楚卿，生得琼姿玉骨，可人如绿萼梅花；绣口锦心，饱学比青霜武库，十三岁入庠。父亲胡文彬，曾做嘉兴通判，官至礼部郎中，母黄氏，封诰命夫人，时已告老在家。一日，吴江县有一个同年，姓荆名锡仁，来归德府做同知，晓得胡楚卿童年隽艾，托鹿邑知县作伐，愿纳为婿，就请到内衙读书。

县尹将荆锡仁之意达于胡文彬。胡文彬大喜，茶过送出县尹，正要进来与夫人儿子商议，谁知胡楚卿在书房先已听得。见父亲送出知县，走至厅后，见一个管家对书童道：“当初我随老爷在嘉兴做官，晓得下路女子，极有水色，但脚大的多，每到暑天，去了裹条，露出两只雪白的肥脚，拖着一双胡椒眼凉鞋，与男人一般。如今荆家小姐自然是美的，只怕那双脚与

我的也差不多。”正在那里说笑，不料被楚卿听了，想金莲窄小三寸盈盈，许多佳趣俱在这双脚上，若大了，有什么趣？况且风俗如此，总是裹也未必小，不如向父亲说，回了他倒好。恰好胡文彬至里边，把上项事一五一十说着。夫人未及开口，楚卿接口道：“虽承荆年伯美意，但结亲太早，进衙读书又晨昏远离膝下，况乡绅与现任公祖联姻，嫌疑未便，不如待孩儿明年赴过乡试，倘赖祖宗之荫，博得个鹿鸣宴，那时怕没有邻近名门，如今着什么紧？”老夫妻二人见他说得有志气，便也快活，就复拜县官，回绝荆二府。因此蹉跎，不曾与楚卿聘下一房媳妇。

不意十五岁上，父母相继而亡，蹙踊痛器，丧葬尽礼，忙了几个月。倏忽又是周年，挨到十七岁上，思量上无父母，又未娶妻，家人妇女无事进来，冷冷落落不像个人家。因与老管家商议，将伏侍老夫人的两个大丫头都出配与人；把楼房暂典于族叔胡世赏，他现升户部员外，得价三百五十两。自己却移在庄上花园居住，只同一房伏侍家人，一个养娘，一个小厮，唤清书，年纪十五岁，五六口过活。当时三月天气和暖，想平日埋头读书，并未曾结识半个朋友，上年又有服，不曾去得乡试，如今总是闲在家里，坐吃山空，也不济事，心上就要往外行动。便叫苍头唤两个老管家来，一个名周仁，是掌租产的，一个名蔡德，是向来随任的，俱有妻室另居。一齐唤到，因对他两个道：“老爷在日，有一门生俞彦伯，系陕西绥德府米脂县人，曾借我老爷银一百八十两，今现任汝宁府遂平知县。我如今一来历览风景，二来去讨这项银子，或者有赠，也不可知。前房屋典价银三百五十两，尚未曾动，周仁你与蔡德儿子蔡恩各分银一百六十两，买卖生息。尚存银三十两，我要做盘费。蔡德你同我去，一路照管，叫你老婆儿子暂住这庄上来，与我看守家内。”随即将银子交与两人。蔡德领命自去收拾行李起程，楚卿就唤清书、养娘整治行囊，择本月廿六日出门。

至期，蔡德及儿子蔡恩并老婆媳妇，清早都来了。楚卿交了什物锁钥，吩咐养娘，并在先服侍的一房家人看守门户。自与蔡德、清书觅牲口，装上行李遂往商水。一路问景观风，往商水，进项城，来到上蔡界口，隔着遂平，只差九十里。此时已是四月初七日。那地方有一禅林，叫做白莲讲寺，真是有名的古刹。一路上听人传说明日去看盛会。天已将暮，三人下了饭店，问主人道："此去白莲寺，有多少路？"店主人道："这里到白莲寺，只有二十里。再去五里，就是上蔡城。相公若是便路，明日人山人海，何不也去走走，少不得我们都要去的。明日五更造饭，上午早到。"楚卿道："我便要去。"遂用了晚饭，自去安寝。

果然四更时分，就有人行动。楚卿起来，梳洗毕，吃了饭，唤牲口，装上行李，算还饭钱。店主人道："相公，请先行一步，舍下收拾随后就来。"遂辞主人出门，东方却才发白。一路上，男女络绎不绝。及至寺前，刚上午时候。只见山门口先歇下五乘幔轿。楚卿也要下驴，掌鞭道："相公，我们牲口是要趁客的，不如送你在饭店安歇，打发我先去罢。"楚卿道："也说得是。我在此游玩少不得吃些点心。"就在附近饭店住下，打发掌鞭去了。

三人吃了点心，吩咐店主照顾行李，三人同步至寺前。此时烧香游玩的已是挨挤不开，男女老幼，何止一万。三个不离左右，挨到山门，看那匾上写着四个大字是：白莲古刹。一路去只见：

> 先列两个哼哈菩萨，后塑四位魔体金刚。布袋佛张开笑口，常尊者按定神杵。炉烟飞翠，烛影摇红。正殿上金烁烁大佛三尊，两旁边花流流阿罗十八罗汉。准提菩萨供高楼，千首观音藏宝阁。到讲堂钟声法鼓依稀响，二月春雷佛号梵音，仿佛洒半天风雨。老和尚喊破喉咙，小沙弥击翻金磬。斋堂里，饿僧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面不怕烫痛嘴唇皮；香积厨，老道烧茶哪管焦破锅子底。孩儿们，玩的玩，跳的跳，手拿麻糖甘蔗；老人家，立的立，拜的拜，口念三世阿弥。还有轻薄少年，扯汗巾，挖屁股，乘机掉趣；又有风流子弟，染须毫，试粉壁，见景留题。那些妇女，老成的，说老公，骂媳妇，告陈亲眷；骚发的，穿僧房，入静室，引惹闹梨。还有口干的，借茶盅，拿盏子，呼汤呷水；尿急的，争茅坑，夺粪桶，哪管露出东西。

楚卿三人，挤入挤出，到处观看。到了下午时候，人也渐疏，转出山门，早来这几乘轿子，尚在那里。想道："定是大户人家女眷怕人多不雅，所以早来进香，如今必在静室，等人散方回去，我且在此看一看。"停了半个时辰，山门口一发清静，等得不耐烦要回去，只见一群妇女丫环、三四个尼姑，约二十余人，前面几个男子，先走来唤轿夫，遂将轿子乱摆开。胡楚卿定睛看时，中间几个珠翠满头，香风拂拂。一个年老的，约有五旬，先上轿；次后一个十二三岁的与一个垂髻的，合坐一轿；第三是一个三十岁上下的，艳丽非常，却也看得亲切。那些跟随妇女一齐挤来，只是不曾看着脚。这里看未完，那边又有一个上轿。楚卿立在西边，轿子却在东边，急站足看时，那女子转身，左脚已进轿内，右脚刚刚缩进，一只红绣鞋，小得可怜，面庞竟未曾看得，并不知有多少年纪。慌忙再看，后面只剩一顶空轿，等着个半老佳人在那里与尼姑说话。楚卿懊悔不及。那前面先上轿的三乘，已起身了。只见第四乘，尚等着后面，忽轿内一只纤纤玉手带着金镯，推起半边帘子，露出面来，似要说话光景，见了楚卿，却又缩进。看官你道什么缘故？原来是小姐见前面轿子已去，竟欲唤养娘催后面母亲起身，见有人看，忙缩进去，原是无心。

楚卿打个照面看着，惊喜道："天上有这样佳人，真是绝色，又且有情，推帘看我。"正在思想，那两乘轿都起身了。

忽清书在旁道："相公，不知谁家小姐，如此标致，可惜后来不知嫁与何人享福？"楚卿道："你如何知她未嫁。"清书道："我明明见她是盘头女儿。"蔡德也接口道："其实还是一位小姐。"楚卿见二人都赞，不胜心痒，因说道："我等了半日，未曾看得亲切，料她必住城内。明日省走几里路也好，你两个可速速还了饭钱，搬行李进城安歇。我先去，偏要看她一看。好歹在县前等我。"说罢急急赶去。正是：他撇下半天手韵，我拾得万种思量。楚卿及赶上轿子，尾后半箭之地。路上也无心观看，及进了城，又行了三四条街，五乘轿子都立住脚，不知轿内说些什么，只见丫环妇女，分走开来，前面三乘轿子，望南去了。尼姑也去了。后面两乘，望西直去，原来是两处的。楚卿随着后边轿，也望西来。

走过县前，又过一条街，到了一个大墙门首，将轿子歇下。楚卿急挨上前。这些妇女掀开两处帘子，先走出一个老的，后走出一位小姐，果然体态轻盈，天姿国色，是个未笄女子。上阶时露出金莲半折，与丫环们说说笑笑，飘然似天仙的竟进去了，并不曾把楚卿相得一相。那楚卿乘兴而来，不觉扫兴而归。望北行了三五丈，又转身来，把墙门内仔细一看，痴心望再出来的景象，忽见门边有一条字，上写着："本宅收觅随任书童。"

楚卿那时已魂飞天外，见了此字，不觉欢喜，暗想道："我这样才子，不配得个佳人，也是枉然。况天下美女要比她，第二个再没有了。但不知内才如何耳？如今我又不岁考，总是出来游玩。就要往遂平讨银子，何不着蔡德先去。我趁此机会，明日扮作书童，做进身之策，得与小姐亲近，闻一闻香气，也是修来的。若再有才，我就与她吟诗答对起来。倘能够窃玉偷香，与她交亲，讲明成就了百年姻眷，岂不是一生受用？"你看楚卿一路胡思乱想，都是孩子气的主意；忽又跌足道："不妥！我如今已长大了，怎么扮作书童？"看官你道为何？原来人家公子，到八九岁，就有些气质，到十二三，竟妆

出大人身分来。楚卿这几年，涉历丧葬，迎接宾客，岂不自认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丈夫，今要改扮小厮，恐怕长大不像样，所以跌足。却不曾想到自己虽交十七岁，而身材尚小，还是十四五的光景，且身子又生得伶俐，要做尽可做得。

楚卿正在那里算策，却事有凑巧；见一个垂髫童子，远远而来。楚卿有意走到那童子身边，与他比了一比，自己尚矮他寸许，忙回头一相，见自己身躯比他小些，暗暗欢喜道："我如今若到他家问姓就有人认着我，不如叫蔡德去罢。"

欢喜无限，急急行来，却也作怪，寻不见县前，急到了官塘桥，自忖方才不曾有，必是行错了。急问人时，说是官塘桥，又问："到县前多少路？"那人道："里半进南门，再直走一里，左手转弯就是。"原来楚卿想扮书童思与小姐做亲的时节，不觉出了神，错认向南而去。那楚卿原也不知，自己好笑起来，只得转身，走到南门，再问县前来。蔡德远远窥望，接着道："相公这时候才来！我们下处已等多时，日色晚了，可快些去罢。"楚卿一头笑，一头走，随蔡德到下处来。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小秀才改扮书童
老婆子拿板券保

词曰：

才遇仙娘，见推帘轿里，有意咱行。春山云黛色，秋水撇晴光。花解语玉生香，想杀我刘郎。没奈何，乔妆剪发托入门墙。痴情欲傍西厢，似云投楚峡，蝶向花房。琴挑心未逗，杼柜意失防。若个事，九回肠，与哪个商量。且学他登楼崔护，一试何妨？

——《意难忘》

话说胡楚卿随蔡德来到下处，清书笑脸迎问道："相公可曾看见么？"楚卿把眼色一丢道："胡说！"清书与蔡德会意，晓得店中杂闹，远方人看妇女不便，明日路上闲讲未迟，因此就闭了口。楚卿暗暗想道："我明日要做这勾当，蔡德是老成人，必然力阻。若叫他去访问，倒惹他疑心。不如写封书，设计打发他先到遂平，留清书在此，又好替我妆扮。"一夜无辞。

明早楚卿在床上唤蔡德道："我连日劳顿，昨又走急了几里路，身子疲倦得紧，意欲歇息两日，着你先到遂平何如？"蔡德道："许多路来了，何争这九十里，且到遂平安息，省得大家挂念。况在此是出银子买饭吃，到那里是吃自在饭，也好省些盘费。"楚卿道："你有所不知，我到遂平，俞老爷必定留入内衙，一来非酒即戏，二来客边不得舒畅，拘拘然有什好处？我如今用一个名帖，写一封书，你将家中带来套礼，再拿

五两银子，随意买些礼物，预先投进，俞爷也好打点银子。我一到，盘桓两日就回，岂不两便?”蔡德道：“不难，相公若要舒畅，同到遂平，城外寻一个寺院歇了，待老仆把书札投进，只说相公路上有事耽搁，着我先来的。如此就是，何必在此远隔，教我放心不下?”楚卿道：“我身子委实不快，若勉强上了牲口，弄出病来，什么要紧？若要你在此等三日两日，反耽搁日子。”店主人见楚卿要住，巴不得勾生意，便插口对蔡德道：“老人家，你相公是少年公子，吃苦不得。急行一里，不如宽行十里。在此我自会服事，不须你费心。还依着相公，你先去。”蔡德见说话近理，只得先去吃饭。楚卿起来，写书帖，将箱内礼物交与蔡德，将身边银子称出五两余，与蔡德买些礼物。又另称五钱，与蔡德作盘费。蔡德吩咐清书小心服侍，三两日就来；叮嘱主人几句，出门去了。

楚卿哄蔡德起身，遂吃了饭，唤清书附耳道：“如今有一事与你商议，切不可泄漏。到县前往直西去，右边一条巷内，黑枪篱大墙门，门级有一条字：‘本宅收觅随任书童’。问他家姓什名谁，做什么官，往哪里去。见机说话，即刻就来。”清书道：“相公问他收觅书童，敢是要卖我么?”楚卿道：“为什么卖起你来？我有缘故，少不得对你说。”清书去了一个多时辰，就进来回复：“我方才走过了他家墙门，到斜对门豆腐店，见一老婆子在那里，假说借坐等个朋友，那婆子叫我坐了，因问她前面大墙门里什样人家，要收觅书童到哪里去。那婆子笑嘻嘻道：‘我晓得你来意了，他家姓沈，名大典，号长卿，一向做兵备官。旧年十二月上京复命，朝里见他能事，今福建沿海地方，倭寇作乱，钦差沈老爷去镇守。不日到家，就要上任。着人寄信归来，要讨书房童。他家是极好的，奶奶又贤慧，又无大公子差判，只有一位小姐，名唤若素，才貌双全，年纪才十六岁，要捡好女婿，未曾许人。你若要去，身价细丝银五两，老爷回来还要替你簇新做一身衣服，又有银子赚。是极好的，你不要错过了。’我见她说得好意，只得假应道：‘我

是不要去。有个亲眷托我，故此替他问一声。'那婆子道：'你亲眷在哪里?'我说就在西门外。婆子星飞舀一碗腐浆与我吃了，又说：'今日是好日，有朋友来寻你，我叫他坐在此等，你快去唤那亲眷来，到我这里吃了便饭，我同他进去，作承我吃一杯中人酒。'她就催我起身来了。相公你道她好笑么？只不知我的话可是这样说的?"

楚卿拍掌得意道："妙！妙！有功，我几乎错了，还亏你提醒。"清书道："我一些缘故也不知?"楚卿掩上客房道："沈家小姐，就是昨日进城看的，果是绝色无双，却恨无门可入。见他字上要收书童，我痴心要趁此机会，改扮投进，看一春光景，图个缘法，却不曾想到受聘不受聘。若一时失检点进去，她已受过聘了，岂不是劳而无功？总得窃玉偷香，也是薄幸坏阴骘。你方才说未受聘，岂不是一喜？且有貌的未必有才。婆子说才貌双全，岂不是第二喜？况有婆子引进，故此得意。我如今就要做了。"清书见说，呆着半晌，道："相公主意差了，这个断使不得!"楚卿问："如何?"清书道："他是官宦人家，进时易，出时难，相公卖身进去，教我怎生来赎你？况家中偌大家私屋宇，如今蔡阿叔又往遂平，我在这里还是等着相公好，还是回去好?"楚卿道："你真痴子。我岂真卖身与他？我自有方法进去。若是有缘，说句知心话，订个终身之约，央媒娶她。若是无缘，十日五日，我就出来了。"清书笑道："如此还好。"楚卿道："拿你家中新做的衣服来，我穿一穿看。"清书即递过道："我嫌长，只怕相公嫌短。"楚卿穿起来，到也短俏利落，脱下来付清书折好。只说剪指甲问主人借剪刀，进来掩上房门。

日里店中喜无客，又兼清静，楚卿原是弱冠，未戴网中，除下扳中，叫清书周围挑下。清书停手道："相公如此走出去，店主人就要晓得了。"楚卿道："剪齐了，我原梳上戴巾出门。"两个弄了周时，把镜子一照，甚是得意，复梳上出来，对店主人道："我有个朋友在东门外，要去拜访他，住三日五日未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